

第22屆五虎崗文學獎/特別獎組推薦獎

瀛苑副刊

文/林璟蓉（中文系）

圖/鄭維真

長期寓居在這河港小鎮，生命中的精華片段，被我投擲在這千年不絕的濤聲中。在我把自己典當給大量的事務時，春花秋月已經開落兩度，偶爾抬頭看見櫻花綻放，杜鵑咳血，鳳凰花在枝頭展翅，才驚覺歲月如此飛快！眨眼間，我已堂堂邁入二字頭，卻還以為自己停留在初入校門的年紀。時間是否在我的眉宇之間，刻畫了三條橫線？我不知道。歷練是否在我的籌碼中，增加些許的厚度？我感受不出。或許整理被時光淘洗的淤積，是理所當然的事情，只是我看著、看著，惶恐了。條理自己過去的書寫，彷彿是要掂量一個人精神累積多少層次和重量，我怕所有我逝去的生命，只是一張脆弱的薄紙，會被某些不知藏匿於何處的黑石眸子給戳破。

所以，當電腦開啟之後，獨獨只是放了早已聽爛的配樂自娛，比螢幕還早出現的文字，在時針與分針的競逐中雲消煙散，依然枯坐的原因只為了反覆自問，到底啊！要怎生動筆才好？或許歲月磨練得太少，想法和呼吸一樣單調，幻化不出炫麗謬采來點化，還是心中雜物堆積太多，一時間不知道如何整理歸類？想想覺得可悲，是生活太過糜爛，還是人生過於放縱，腐化最後一絲尚足以自誇的文筆？安逸的日子成為培養依賴的溫床，任憊懶無天無地的生長，最終成為一片遮天蓋地的雨林，將自己困在這個結界當中。而我是成熟的上癮者，沈醉在這浮靡氣味當中，一旦需要警醒過來做些什麼，卻發現墨水乾枯甚久，指尖也已經麻木，詞便窮盡了。

到底啊，想說些什麼呢？

某些時候，心中會湧出神秘的梵唄，低低地在腦海中迴盪。有些句子美麗的像是只能

生存在那當下片刻，出了這個門、過了這個時，或默默抄寫，彷彿都會褻瀆了她的聖潔，她們如同只能存活在特定的氛圍和地域，離開了生長的土壤，便會凋零萎謝。我是現代的武陵人，巧合間拜見這份美麗，悸動而虔誠著覆誦，無法自己。至今我仍記憶不住這些詞語，我只能在她們出現的地點來回踏遍，企求再度相逢的機緣。

譬如：有時拜訪清晨的校園，在我徹夜未眠。

徹頭徹尾的夜貓，卯時多半在周公的棋案前，所以偶爾，喔！當然只是偶爾，請你不要期望嗜睡者如我，能有晨昏定省的優良作息。唯獨與困倦擦身而過，而棉被遲遲不肯與我纏綿，便捉起薄薄外套，侵曉出門。如果月亮已經在天邊暈成一片白色的空圓，日頭還在山的另一邊，只有些許的光線頑皮的先偷溜進來，這裡依舊是山嵐的領土。空氣漂浮雨露，瀰漫著新鮮，苔蘚潮濕的觸蕨似乎在我鼻翼間招搖。雨露將青草地潤得玲瓏珠圓，樹林也滌淨昨日的灰綿，鳥雀抖擻在枝桠飛簷間呼喚晴天。其實不愛天明的，因氤氳時候總是太短，烈陽不識相的時候太多，連雲朵都炫目得令人扎眼！但我又喜清曉，不為別的，但求逆風迎面，逞逞東坡酒醒的風流，享受春寒料峭拍到臉上的溫柔。

這時候隨意在外晃踏，買份慣吃的早點，尋訪校園中的一處清幽，坐擁一朝的單純。此時的圖側，總是有人佈下武林大陣，隨著禪意的吟哦聲梳翎擺尾。後面幾個老人家，不知是過於熟習還是毫不經心，手腳舞弄著疏落的姿態，口中有一搭沒一搭的漫談。我是行人，匆匆渡過這片江湖，沈重的腳步總引得他們回首注視，目光轉瞬間寫著「唉！不是我道中人」的恍然。自習室的此時，會有幾個身影繞著轉門旋出，三三兩兩的各自散落，有人舒展身骨作為小憩，有人兀自尋覓糧食，有人拖著長長的腳步離去。我拎著肚子的饗物，邁入覺軒那一帶的樹林間。那邊總有附近的居民來此閒走，一副不疾不徐的輕鬆，彷彿天塌下來都與他無關的悠閒。有些老夫老妻間雙雙踱步前來，對答連語調都飄著乏味，不知是空氣過於美好，還是言談錯落間的空白雅緻的關係，陪襯得這番交談雋永幽長。我坐在樹廊下，看著他們在我的眼皮子下穿來越去，交織成特有的風景，一支輕音樂在此刻於我心放歌。

譬如：有時候逛逛圖書館，在我的愜意時間。

去圖書館的姿態，就跟平常逛街沒有兩樣，但是離開之前，手上總會多了層層疊疊的重量。偏愛的書籍總是放在五樓到七樓之間，這種高度總令膝蓋對樓梯畏怯，堅持不論人群如何洶湧也要搭電梯的氣魄，讓我不得不屈服。這趟旅程是朝聖的，適宜單獨的飛行，最好靜靜的彼此都沒有言語，在電梯中各自虔誠。有時候人少一點，佔據臨窗的一角，俯視淡水山川風光。白日秀麗，夜晚明媚，燈火在水湄上鋪了一條水晶巷，粼粼生輝。我有時候看著看著會突發奇想，問問客舟的張繼，你的漁火是否就是這樣，明明滅滅明明？

習慣從七樓一路走下，讓時光一路隨步伐倒流，從亮麗的雜學到五樓昏暗的國學，而後跳入明快期刊室，瞧瞧今人說些什麼？取書後也不需要舒適的位置，蹲坐在原地依著燈光，自動就能墜入其中境界。有時候見著趣處，總是忍不住想縱聲大笑，然後在冒出第一聲後戛然停止，探量附近是否有人瞧見我的瘋癲，確認環境安全無虞之後，又啞啞地竊笑。這裡不需要多餘的喧囂，只合書頁翻舞的清響。離館時一定要經過三樓，踏一回半弧形階梯，竊聽高跟鞋躡足走過，鞋跟和木頭地板的親吻特有的嗒音。或許此刻，圖側的榕蔭下，還有朋友等我一起去用餐。這種時候，無名的曲調在我心中晃蕩。

譬如：有時候隨意停歇，而萬籟全醉。

夜幕垂下，該返巢的時候卻想在天空流連。興致來時晃宮燈大道一圈，從圖書館到海報街這段下坡，路燈沿途灑盡金黃光輝。春天的兩岸，來去桃色櫻花的夾道，東風自動攜來盈盈暗香；海豚雕像附近一株不知名的樹，會在不意間盛滿芳華，我想她是草木間的尤物吧？所以在夜晚特別感人！知道花綻，便去佇立在樹下，昂首看那珊瑚色澤的花朵，良久良久。花凋仍舊戀戀，不時窺探何時花期再來？心血來潮，去操場聆聽風韻，捷運奔波的嘶吼不時可聞，等到忙碌都睡下了，風與浪的交語會特別清晰

，還有稚嫩的蟲子無知的穿插其間，正適合邀月對影。可惜我不是李白，手上無酒，影子也不懂浪漫，所以你當我是個無聊人就好。幸好這種高度也看不到水面漾漾的月影，沒有機會去衝動撈尋，所以靜默就好，心中自然會有音符在跳躍。

我總在猜想，這些美麗詩句究竟從何而來？如是相逢有緣，那我們不該只是彼此的過客，但是它們總是行蹤神秘，來的時候不問候，去的時候不交代，自在地在我心中穿梭。我總會猜想，是不是我心中塵念太多，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它們停留？我總會猜想，什麼時候它們又會出現，是否只有當我懸思完全放下，把雜慮全然出清，才能再度相遇？

突然發現手邊空空如也，不知下一步要跨向哪裡的時候，我好像又聽到那神秘的梵唄。

2010/09/27

